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96
23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八九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布瓦雅先生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黄华先生

勒孔特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奥文尼科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130/A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17)

主席：按照我们在第一八九三次会议上采取的决定，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按照在第一八九三次和一八九四次会议上采取的决定，我也请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收到了伊拉克常驻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惯例和宪章有关规定，请伊拉克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伊拉克代表扎哈维埃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进行审议议程上的问题。我请第一位发言人，沙特阿拉伯

代表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昨天晚上我曾确实对你说，因为时间不够并且我不愿使你们的会议进行得太迟，我要在今天继续发言。 另一方面，我要借此机会答复赫佐格先生，虽然我的几位同事已经做了答复。 可是，我认为他们都太关注耶路撒冷的事件——或者就象我们所说的最近事件——而没有很注意这个问题的核心。 因此，我将继续昨天晚上的发言并答复赫佐格先生。

在这个辩论中赫佐格先生和几乎每一位发言人都是或多或少地绕圈子，一点也不觉得头晕目眩。 的确安理会面前这个项目是有关耶路撒冷最近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只是小的症状。 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今天改过自新，在正义没有实现之前，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的纠纷起因还是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者首领们如果不彻底了解，除非恢复巴勒斯坦土著人民的权利，他们就不能在该地生存，这个不幸之地也就不会有和平。

我毫无怨恨，可是觉得不能再请安理会注意关于这整个问题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对这个问题的补救办法。 谁来补救呢？我以后要对你们详细讲，主要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补救，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给他们自己而且给巴勒斯坦人民——不，给整个阿拉伯世界，现时是穆斯林世界，甚至给帮助他们的国家政府带来所有这些麻烦。 在适当的时候，我要让你们知道帮助他们的那些国家政府。

因此，让我们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辩解所根据的主要理由。 首先是历史上的理由。 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犹太教是在巴勒斯坦发展起来的。 这是真实的。 犹太和以色列两个王国都是在那里建立的，历时几个世纪直到罗马人在公元七十年把圣殿毁坏。 顺便提到在此之前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毁坏了另一个圣殿，顺便还可以提到巴比伦人也是闪米特人。 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 可是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无罪的。 我不知道，不过我希望这些犹太人——我们自己的犹太人——能在这里。 如果他们是我们自己的犹太人，他们就会明白。

安理会各理事国都晓得，尼布甲尼撒掳去了许多犹太首领，但并不是象传说那样，

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掳去。他怎能迁移所有的犹太人？他只是把一些首领和有势力的人从本土带走。谁不知道旧约中很动人的埃丝特故事呢？可是埃丝特是虚构的人物。埃丝特故事是一部短篇小说；这个故事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这是公元前二百年前马卡比时代的写作，马卡比族人当时想要团结犹太人，以图复兴他们的国家。我们怎能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亚哈随鲁王的所有王后和几乎所有他的众妃嫔——说几乎所有的妃嫔，因为也许有一些秘密的关系。同另外几个妃嫔发生秘密关系并没有什么错误。事实上，圣经里的埃丝特、哈曼等等人物都不存在。

我说的话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学者的著作。我不是捏造。可是，没有关系，这都是事实。现时有许多关于英雄主义的虚构故事讲来团结人民致力于一个事业。所以，我并不是说马卡比人想要复兴民族主义的精神有什么了不起的错处。

正如我前面说的，犹太和以色列两王国都是在那里建立的，历时几个世纪直到罗马人在公元七十年把圣殿毁坏，因而使许多犹太人散走各地。但是农人、小店主、不论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还留在那里。谁离开了？有势力的人和生活富裕的人。但当时的大部分犹太人仍留在巴勒斯坦。

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忘记东方犹太人——换句话说，我们的犹太人——的原籍是在西部伊拉克，就是我昨天晚上对安理会讲的，所谓美索不达米亚。他们还希望我们忘记圣经上提到巴勒斯坦原是迦南人住在那儿居住。他们来自西美索不达米亚，现时我们称为伊拉克，向南迁移到迦南。这里可以顺便提到，这些迦南人也是闪米特人。他们是这个地区的部落居民，也是我们的犹太人的兄弟和堂兄弟。

我在昨晚的发言中对安理会说，在约书亚占领耶利哥和随后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闪米特人居住在耶路撒冷已有二千五百年。我还一再证明，罗马人在公元七十年破坏圣殿后，许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以后又改信伊斯兰教，这是由于拜占庭滥用基督教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人民终于从它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历史上的理由。

现在我们讲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提的宗教上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以两个前提为依据。第一个前提是上帝把巴勒斯坦给予犹太人。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犹太教既在该地盛兴，犹太人就享有该地地权。这个论据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基于传统的信仰，即使在这个电子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没有找到和上帝通讯的工具来证明是否真有此事，是否如前所说，上帝把土地权给了犹太人。上帝并不把土地分给汤姆、迪克和哈里。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他们本身的目的从圣经上引用某些段落，以便证实他们的辩解，并在单纯的犹太人的头脑中灌注错误的观念。为什么他们不引证大卫王的话呢？

我还顺便提到，昨天我说错了，我说大卫王是所罗门的儿子。应该倒过来才对。所罗门是大卫王的儿子。

而且，我应该说约克而不是诺福克，曾经是征服王威廉一世的首都，他来自诺曼底，一〇六六年杀了哈罗德王。我的记忆有时不免有误。不是诺福克，约克才是征服王威廉一世的统治中心。因此，我为了说错话向我的英国同事道歉。我们都会发生错误，我是头一个承认错误的。

大卫王说了什么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上帝”。他没有说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外。

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我们相信上帝是他们所独有，每一个国家都在同这个独占争斗。好啦，那是部落时代的说法，那时各种宗教都用比喻、寓言、辞藻、华丽言辞表达出来。但是难道坐在这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上帝的确把巴勒斯坦给予了他们，他们应该独占上帝吗？天呀！

美国有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什么你们不去仿效呢？他们不能独占神。而且，上帝的概念各有不同。传统信仰派说上帝有人性。开明的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虔诚的信仰者——则认为上帝是一种道德秩序、伦理，是不能替它下个定义的。而且，许多人对宇宙的造物主或自然力量抱持不同的概念。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许多学者——物理学家、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竟向他们可怜的人民宣传上帝给了

他们巴勒斯坦这个说法，就象是上帝用盘子盛了巴勒斯坦把它递给他们一样。这完全是虚构。

第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再利用的民族上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硬说全世界的犹太人构成一个民族。我曾经向他们一再讲，一个宗教不必而且往往不能决定一个民族。决定一个民族的是习惯、传统、所谓生活方式和尤其是共同利益。此地东道国是美国人民，他们有不同的原籍：荷兰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波多黎各人——有一个时期还有古巴人，不过他们已获得自由。美国人民是各色各样的。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要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犹太民族，但在所有犹太人中间，他们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祖先从未看见过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是卡扎尔人的后裔，卡扎尔人从亚洲北部沿着里海来到今天的俄国南部定居，并且在公元第八世纪信奉犹太教。他们是异教徒。我愿他们永远是异教徒。我愿我和他们都是异教徒。那样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同样，圣奥古斯丁帮助了英国人皈依基督教。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闪米特宗教。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人因此就是闪米特人吗？不是。那些卡札尔人同闪米特人相似的程度不比我同中国人或拉丁美洲人相似的程度大。纯血统的种族是没有的；有的是宗教和民族。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基督教徒打基督教徒。我还要提醒各位，当他们活跃在历史上的时候，犹太和以色列两国常常互相攻打。他们是我们的犹太人，不是卡札尔犹太人，后者同闪米特主义完全没有关系。

是的，犹太教是一个闪米特宗教。伊斯兰教也是一个闪米特宗教。基督教也是一个闪米特宗教。然而，这并不使我们那些祖籍不是阿拉伯的非洲回教兄弟，印尼或巴基斯坦的回教徒成为闪米特人。他们不因为信奉一个闪米特宗教而成为闪米特人。我也相信法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不会自称为闪米特人——假如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是犹太人。

但那些不是在巴勒斯坦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其实他们连巴勒斯坦都没有见过——却自称是闪米特人。这是瞎话，不真实的。他们在愚弄自己。

我的研究很多是取材于那些超乎政治偏狭性的犹太学者。犹太人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我认识一些法国犹太人，他们的法国作风并不亚于任何不是犹太人的法国人。我也认识一些美国犹太人，斯克兰顿州长，但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不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伍，他们的美国风味就跟美国苹果饼一样。

犹太复国主义者力图洗这些犹太人的脑。他们对这些人说“你们是犹太人，应该来以色列，成为以色列人”。这些人不愿意这样做。不要打扰他们吧。宗教是一个人与他自己良心之间的事情。不要打扰他们吧。他们很快活。他们无论到了那里都能兴旺发展起来——不是因为犹太人是好象他们所称的是神所偏爱的民族或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同所有少数民族一样，他们面对挑战，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双亲告诉他们，“喂，你是世界上一个细小的少数民族的一员。读书求学。我们愿意尽力支付你的学费。打出一个名堂来”。这是值得称赞的。少数民族的确出了一些伟人——不是因为上帝偏爱

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下了功夫。

犹太复国主义者说阿拉伯人反对闪米特人确实令人不解。他们忘记阿拉伯人是这个地区的闪米特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这些卡札尔人却说我们反对闪米特人。任何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反对闪米特人。正如我已经再三说过的，反对闪米特人的活动曾在欧洲活跃一时。那里的犹太人有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作风。宗教渗透了所有人民的生活。他们被认为是异乡人，遭受歧视——不正当地被歧视。他们的法律资格被剥夺，什么都不能干。所以他们成了那么能干的金融家。他们要借钱给别人，所以成为银行家。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随后，当他们得以学习专业时，他们又在医药和科学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所以甚至更其成功。

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要向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犹太人灌输一种相信自己优越、相信唯独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的思想。在理论上独特论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实际行动起来就不对了。它导致沙文主义，导致自以为是的态度，导致一种优越的感觉。我们都是以同样的布料做成的。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用这种谬误的论点努力灌输给全世界的犹太人。甚至共产分子也得到犹太人不少的帮助。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共产主义反对犹太人，苏联反对犹太人。他们对什么都感到不满意。他们什么时候都要为所欲为。对不起，你不能什么时候都为所欲为。

整个世界敌视犹太人这个论点是错误。许多犹太人受人欢迎，这些犹太人对自己宗教的信仰没有达到使他们希望与别人隔离的程度；他们是人，正如我们大家是人一样。他们并不高人一等。

我们说过，犹太复国主义可以等同于种族主义，这是真的。纯血统的种族是没有的。这都是瞎说。诚然，人类有不同的肤色，但就是这些肤色也是混杂而成的：白的，黑的和黄的。但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我们是独特的；我们超乎他人之上”。这是落伍过时的。宗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为政治目的来利用的推动力。此外，正如我昨天所说，甚至思想意识也不再能够为政治目的加以利用。不

幸的是，民族主义仍在被人利用去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擂起战鼓，升起旗帜，人民就会象绵羊带去屠房一样走上战场。

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力图利用高贵的犹太教对世界上每一个犹太人进行洗脑，把一套思想反复灌输给他们，要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们可以因为自己是一个门德尔松或奥芬巴赫而感到高兴，但不应使所有犹太人都自以为优越。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们企图在普林斯顿影响爱因斯坦。他在普林斯顿时我认识他。我将不复述当我在普林斯顿时他所说的话——附带说说，那时我不是学生，我在那里讲了一年课。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切都过去了。为犹太人着想，也为你们自己着想，停止这样干吧。你们不能永远依赖那些帮助你的大国。其实，它们有的并不真的拥有世界权力。

英国人多么幸运，他们把权力让给了美国人和俄国人。无怪我们的中国同事称俄国人和美国人为“超级大国”。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仍然是有实力的大国。但英国人把自己从英帝国解脱出来是很幸运的，因为英帝国只有利于一小圈子的人，英国人杀人、被杀、流血杀场，只是为了极少数英国人的利益。

至于你们美国人——东道国——你们同英国人打过一次战争，到现在才二百年；你们就要派一个代表团去拿《大宪章》，这是很好的。你们说，“好啦，你们看，我们把那场解放战争完全忘了。”去拿《大宪章》好了，但是不要被《大宪章》拿住。《大宪章》只不过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我们地区，我们有比《大宪章》更伟大的先知，但我并不是说我们比你们伟大——不，因为伦理道德和宗教都应该是教人谦逊虚心，而不是使人目空一切。

因此，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还在世界上那样大吵大闹呢？非常简单：如我所说，少数民族通常都是敢作敢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知道可以在那里可以施用权力，为自己取得利益：现在是在大众新闻传播工具方面——我将不说出在那些国家；你们都知道在那些国家控制了大众传播工具，或控制了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又充斥于银行界；开始支付政客的竞选费用。有一个国家，在一百名参议员中就有七十五名俯首贴耳地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有必要的。”有什么要？用来牺牲巴勒斯坦本地的人民？同时，我曾经再三问过，贝尔福的英国和杜鲁门先生的美国有什么权利在我们这一个离开英国三千哩、离开美国六、七千哩的地区进行干涉呢？斯克兰顿州长，你们有自己的门罗主义。什么使你们卷入这件事呢？哦，我知道：是特迪·罗斯福。我过去常告诉他的侄女罗斯福夫人：“你的叔父使我们陷入困境”。为什么？他攻取了古巴和菲律宾，开始大胆起来。为什么？因为你们富有啦。但你们可以在富裕的同时仍然是精神上的贵族。你们有许多人就是这样。

我们阿拉伯人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跨过大西洋，要你们或英国人在划分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听从我们的意见呢？我当时在成功湖。我们对你们做了些什么以致你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呢？我们不要你们反对犹太人；我们自己也希望同犹太人打成一片，如果他们的行为表示他们确是一个宗教情感丰富，希望在巴勒斯坦居住的民族。但给他们一面国旗，在我们头上称王称霸？为了什么呢？因为俄国人可能取下中东，所以要保持力量均势？让他们来：我可以保证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来，他们必定会陷入困境。但那些俄国人非常精明——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使你们在朝鲜和越南打仗，而他们自己却在一旁观看。他们密切注意整个事情——不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政策仍然是以旧的国家民族利益为基础。

为了避免人类的灭绝，我们世界上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你们凭什么权利你干涉他，他干涉你的势力范围？你们把我们的中东——我是在对我们的美国朋友说——看作一个势力范围：我希望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除非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正在暗中干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勾当。我希望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同我的好朋友布什先生算帐。

为什么要干涉？为什么要把数以亿计的金钱给与使我们——从摩洛哥到海湾地区以至中国边缘的阿拉伯和回教国家感到恼怒的人呢？我们那里得罪了你们？“啊，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受了希特勒的折磨。”希特勒是一个欧洲人。没有人宽恕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但为什么要我们付出代价？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当然，我现在并不指望任何美国人在今年——这是竞选年——做出任何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恼怒的事，因为大众传播工具在他们一边，竞选经费由他们经手，此外还有四十个犹太复国主义慈善机构，它们叫一些议员作演说，给他们现钱。我怎么知道呢？一些拿到这些钱的人告诉我。这不是我捏造的。财神，财神，做做好事吧。圣经有说：“一人不能侍奉二主。……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

由于某种原因，我一向喜欢犹太人——我们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感情丰富，他们重感情。但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善于精打细算的东欧犹太人。我讲这句话并没有恶毒的含意。他们很有纪律。同时，正如赫佐格先生所说，我们阿拉伯国家时常互相攻打；这是当然的事。阿拉伯人互相攻打，就好象欧洲人有时互相攻打一样。互相攻打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这样做，但我们不是十全十美。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答应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

因为这样，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自信自己有理，欧洲人和美国人，尤其是西方大国，也认为他们有理由、有冤情，因为有一个时期他们遭到破害。但凭了什么逻辑因为一个希特勒的过犯，或因为在希特勒以前，在中世纪时迫害犹太人的人的暴行而要我们受惩罚呢？这是凭的什么逻辑呢？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源自欧洲的殖民主义运动，完全与闪米特人无关。我可以同你们任何一个辩论这一点。它是一个殖民主义运动。正当我们在非洲和亚洲把殖民主义的枷锁破除时，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又来了。他们误入了歧途；我很可怜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复这样告诉犹太人和自己。他们使我们回想起——为了使大家轻松一下——我们地区一个民间传说故事里的乔哈。乔哈是一个好开玩笑的人；他总是很快活。有一天，他见人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跑。他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跑；可能是两个或三个人在互相追逐——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于是有一人问道：“那些人为什么在跑？”他说：“你不知道吗？街尾正在举行婚礼，并且有一个公开的宴会，任何来的人都有份儿。”

因此，人们都跑起来，展转相告：“有宴会。”最后，乔哈说，“我的天，可能真的有宴会。”结果他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跑去。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象乔哈一样，但这不是荒谬可笑的事；这是一幕悲剧。他们的领导人开始把这个思想灌输给各地的犹太人；你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上帝给了你巴勒斯坦；我们是一个独特的种族。他们重复了又重复，结果他们最后也信了它，好象乔哈相信街尾有婚礼一样，虽然整件事都是由他编造出来的。

现在，——我要向会议席对面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讲几句话——请先装一点理智进你们的脑袋，然后再继续把一些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东西灌输给那些单纯的与你们同信一个宗教的人。

今天，赫佐格先生完全不加考虑我那些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同事的论点。他怎样说呢？“这是恶毒的谩骂”。这是“浮夸的词藻”。借一个格言来说——住在玻璃房子的人，不应向别人投掷石头。你不能靠这种陈词烂调去解决问题。

我可以不停地讲下去，让你们多知道一点关于这个如我所说，从一九二二年起我就一直注意的运动。但你们是聪明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聪明人，虽然我说他们自己洗了自己的脑。这该是他们面对事实，不再依靠那些站不住的论点的时候了。

这里的报刊偶尔说些什么呢？“噶，他们现在有核武器啦。”核武器又怎样？有一些西方国家说：“要是再来一次禁运，我们一定给那些阿拉伯人看看颜色。”还有，敬爱的斯克兰顿州长，你知道他们之中有些人在这里怎样称呼我们吗？“艾拉伯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艾拉伯人”。他们不懂得怎样念我们的名称。

当我们有三个帝国时，我们为权力冲昏了头脑，结果垮了台——这是应该的，你们美国人，英国人和欧洲人那时在那里呢？你们那时还是野蛮人。现在你们叫我们“艾拉伯人”。我们要你们的繁荣昌盛局面。如果你们现在兴旺，我们将来一定兴旺。我们不希望伤害任何人。我们祈求的是，“但愿我们的物质赐福不要变成灾祸的根源”。

让我告诉你们，阿拉伯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六千年的盛衰兴败；在阿拉伯我们许多人还住在帐篷里。来吧，来烧我们的石油。如果你不烧我们自己把它烧掉。我们将回到帐篷里，快快乐乐过日子，不要你们的各种玩意儿和电子器具。用你们的电子东西跟上帝通个信，如果你们做得到的话，求上帝证实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错误观念，不要在我们头上卖弄威风。

我看出我的巴拿马朋友心中很高兴。你们一定能够把运河解放出来；它不久将是国际水域。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也将——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成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以及那些不信教的人的土地。如果他们偶然到了那里，听到无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怎样敬爱这片土地，他们将因人民的那种虔敬态度而深受感动，但是不上为了政治和经济目的利用犹太教的当。

现在，在这个下午，我最后一次再说——因为还有其他人要发言：住在那里，如果你们希望和平地住在那里。问题的核心既不是埃及，也不是约旦和叙利亚，而是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收复他们的土地，他们必定奋斗到底，任何阿拉伯和回教国家若不帮助他们，必定要被人民视为叛徒。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教训可以领取吗？没有看到往事可鉴吗？谁会想到，两次世界大战会把非洲和亚洲人民从外国枷锁下解放出来呢？

及早奉告你们最后一言吧。那些美国人可能要厌弃你们；人民将感到厌倦。他们也会对阿拉伯人感到厌烦，但是我们受得了——我们人口一万万两千万——而你们却负担不起。你们作为犹太人，我们很喜欢你们，但你们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要警告你们，当心，免得目不能见的创世主惩罚你们。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说明，对你在这次听询会开始时所说的客气话，我非常感激；对你在这次听询会上极其平稳持重的领导，我深感庆幸。就我们当前的各种问题来看，这是最热烈的听询会之一。

同样，对我很客气，给我非常热烈欢迎的各位代表，我也非常感激。我希望能不负他们所说的一些赞誉。

我个人在这里是为了听取已经对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发过言的每一位代表的意见，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打算在这里听取其他各位代表对这个问题的发言，但对有一位代表我没有做到。我已经私下向他表示过歉意了，而且我还愿意公开地这样做。

昨天，在埃及代表讲话的中途，我不得不先退席走了，因为我预定要参加一个为日本大使举行的小型午餐会。我们很遗憾，他卸任离开了安理会。但是，我的确读过了埃及代表发言的记录，我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听取他今天上午的答辩。

现在我还想只用几分钟的时间，根据我的摘记来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虽然明明知道，一个“野蛮人”是断断比不上那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绅士的，他的机智无人能及，他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更重要的是，他的的确确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但是，我还是要尽力试试，因为我要说出我的意见，并且要言之有物。现在约略谈一下我对迄今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仍旧对关于程序的决定，感到十分不安，而且我还要公开这样说。我要大家彻底了解，这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或者就我所知——也不是这里的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反对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里发言。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要他们在这里发言，我们欢迎举行这次听询会。但是，我个人却感到不安，因为我认为，除非一个主要的国际议事机构遵守成文的规则，不然我们将来就会后悔。而且，我现在就可以预料到一些情况，丢开规则，只按照多数的意愿去做，不管是怎样的多数，将来这些多数也会为此感到不安。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有议事规则，并且遵守这些规则，这是很重要的。

其次，关于据称最近在西岸和耶路撒冷引起问题的这次事件，其他发言的代表曾多次提到报纸、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其中有些是根据道听途说的传闻。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这样就使我们远离了事实。而事实，在任何讨论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讨论涉及到世界上这个极易触动感情的地区的时候尤为重要。由于该地区源远流长的各种文化，显著不同的观点但却非常特出的宗教，以及其他深厚的情感因素，我认为，那里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易使人情绪激动。

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系列我们大家都深感痛心的事：恐怖分子的袭击和同样毫无意义的反击和报复。这种和那种事件，其结果是杀伤人命，而且是杀伤大量人命。它们还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受苦受难。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国际机构里的责任就是当烽火一个个或一堆堆燃烧起来的时候，不要去火上加油，而是要尽可能消除紧张，顾到事实，并且尽量在那里和在世界其他各处协助恢复和平。

有几位曾经说过，我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我所说的任何一个事件，虽然这些事件令人遗憾，而在于一方面是被占领土和这些领土上的人民，另一方面是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的权利。大家都知道，我们美国是坚决要维护以色列的这种权利的。

昨天，我离开安理会，前往参加一个小型午餐会，坐在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旁边，我同她讨论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她满怀渴望地问我：“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够解决呢？”显然，这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一个我们应该全心全力解决的问题。我给她的答复说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无论如何非解决不可。”

最后，我再向大家讲一点我个人的想法。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如果你们任何一位，最好是每一位，愿意在走廊或社交场合上，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同我交谈，从而使我可以深入了解各位以及贵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和感触，我的确会非常感激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困扰着当前世界的最严重的问题。

现在我再发表书面意见。

主席先生，首先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参加了我们的讨论，我国政府热烈欢迎以色列决定这样做，因为今天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一些事件，是可悲的争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安理会总是不时的要审议这个争端。这些事件提出了两类问题，如果要建设性地处理这些事件，我们就必须记住这两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早早扭转在中东引起这种动乱和其他形式的暴乱的局势。只要这种局势持续下去，不论我们怎么感到遗憾，这种紧张状态和间歇性的暴乱都会继续下去。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一定都很清楚，无须我再多作说明。

国际社会一向把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占领领土这件事看成是不正常的状态，等到和平解决时，这种状态就会结束。安理会在产生这种占领状态的一九六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所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规定了解决办法的基本条件，条件是以色列军队撤走，从而终止一切权利主张或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及其在安全和公认疆界之内和平生存、不受武力威胁和武力侵犯的权利。

我国政府承诺尽力促成这种解决办法，并按照第338(1973)号决议的规定，彻底执行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并在适当的主持之下推动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以便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正在致力于使谈判进程重现活力，已经达成了若干特出的进展，而且一定要达成更多的进展。

我们必须把占领行为作为我们审议的第二个要项。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常驻代表为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而散发的控诉信内，一共指出了下列三项问题：圣地的管理；耶路撒冷的局势；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内平民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被占领土内的以色列人住区。

美国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一向很明确。我打算今天再回顾一下美国的立场，并且想指出国际法和惯例有一些适当原则和程序，如果得到实行和维持，一定有助于恢复一般社会秩序，假以时日，也一定会有利于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首先是被占领的地区内的圣地和宗教礼拜的问题。回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对耶路撒冷的一些圣地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随着占领状态而来的紧张局势因此增加了特有的爆炸性因素。那块回教徒叫做哈兰沙里夫，犹太教徒叫做圣殿山的地区，特别敏感。我们认为，以色列小心翼翼地管理耶路撒冷的圣地，大大地减轻了那里的紧张状态。我国政府认为，管理圣地所要遵守的标准载于《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第二十七条内。以阿冲突中的各方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

“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

关于我们当前审议的问题，即以色列的一个地方法院所作的将会改变哈兰地位的一项裁决，我们认为，以色列法院的裁决不得改变以色列根据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负有维护占领开始时所存在的宗教惯例的责任。我们深深庆幸以色列最高法院维护了以色列政府的立场。

当然，圣地的地位，不论多么重要，只不过是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美国对耶路撒冷地位的立场，自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该城的阿拉伯人地区以来，已经在这里声明了许多次。一九六九年，约斯特大使曾经说过：

“在六月战争中置于耶路撒冷控制之下的那部分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所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被占领的领土，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法内关于一个占领国的权利和义务的各项规定来管理。”

一九六八年，戈德堡大使也曾向安理会说过：

“美国不接受也不承认该地区任何国家采取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片面行动。”象戈德堡大使一样，我要强调，就美国而言，这种片面措施，包括以色列政府征用土地或其他行政措施在内，都只能看成是临时性的，不能影响耶路撒冷目前的国际地位，也不能就此决定耶路撒冷最后的永久地位。美国的这一立场是再明确不过

的了。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我们在这里、在其他场合，并且也向以色列政府，一再说过，只有通过谈判、协议、和解的手段和过程才能决定耶路撒冷的前途。片面地企图就此决定这种前途是不行的。

其次，我要谈到被占领土内以色列人住区的问题。我国政府也认为，国际法规定了适当的标准。占领国必须尽可能维持被占领土的完整和原状，不得干扰该地区的生活常态，任何改变必须出于占领的急迫需要，并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第四十九条直接提到人口迁移的问题：

“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

那么，根据《公约》的规定，大批的以色列平民移殖到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显然是非法的，不能视为就此决定了将来各方之间就中东各国疆界的位置进行谈判的结果。事实上，我国政府认为，这些住区的出现对于为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达成公正永久和平而进行谈判的圆满成功，是一个障碍。中东的和平与安定的真正问题，的确非常棘手；类如平民的迁移这些片面的行动，徒然刺激了双方的情绪。

我欢迎这次安理会的会议使我们有机会来审议圣地的管理，耶路撒冷的地位，以及被占领土内的以色列人住区的问题。至于安理会所将采取的行动，我国政府将以下列三个标准来看：第一，决议草案所根据的事实和判断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安理会的行动是否实际上将有助于增进对各该地区的适当管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安理会的行动将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和平解决的进程？——安理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结构。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在谈到安理会现在审议的问题之前，我也要照例高兴地向美国新任大使威廉·斯克兰顿致以友好的敬礼。我愿意跟你，主席先生，和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们，向美国常驻代表斯克兰顿大使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祝愿他一切顺利。我愿告诉他，我们乐意在我们共同的活动之中，发展最诚挚和有建设性的公私合作，以便积极地、耐心地、顽强地寻求明确的办法来解决那些提到安理会上来讨论的问题，正如斯克兰顿大使在几分钟之前很正确地说过，这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把和平带到世界各地。

主席先生，在研究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常驻代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写给你的信，并听取了他们的发言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和以色列代表所作的发言之后，罗马尼亚代表团要作如下声明。

耶路撒冷城和约旦河西岸的其他城镇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结果。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里形成的局势不是以色列内政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因为这些领土是国际武装冲突后被占领的。按照国际法，这些领土不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认为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辩论是完全正当的原因。本组织一再确认下列原则：任何国家的领土不能成为使用武力而造成的军事占领的对象；任何国家的领土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猎取的对象。

罗马尼亚认为，霸占外国领土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本组织其他基本文件的规定的。此外，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证明。霸占外国领土的行为会产生紧张状态，引起新的冲突的危险并成为永久侵犯人权的根源。罗马尼亚正是为了这些原因才始终强调以色列有必要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为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以便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享受所有因此而来的权利。

最近在耶路撒冷城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表明，随着时间的转移，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复杂了。

安理会现在审议的问题并不是新鲜的问题了。如果安理会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都得到执行，如果以色列当局尊重联合国一致通过的各项建议，我们今天也就不必再次开会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问题了。

罗马尼亚不同意各种旨在改变被占领领土的地位的行动和措施，因为它相信，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权利以武力改变这些领土的情况。以色列当局必须尊重联合国的一切关于不允许改变耶路撒冷城的人口特征的决议。我国完全同意遵守和执行联合国关于尊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人民的权利的各项决议。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只有这个地区所面对的整个问题取得了政治解决以后，即以以色列从它在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领土撤走和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我们现在辩论着的这个局面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我国的立场：为了使中东的冲突取得政治解决，以色列必须把它的军队从所有在一九六七年战争期间侵占的领土上撤出去，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必须取得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以保证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将要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的存在、领土完整和独立自由发展的权利。

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是中东冲突中的不可缺少的一方，因此，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出席这次安理会的辩论的原因。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和正当愿望只会使冲突持续下去和恶化，使这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

罗马尼亚深信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作出更大的努力，大大加强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对解决中东冲突的贡献。正如我们今年一月在这里进行的辩论上所声明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必须受到鼓励，为中东和平而努力。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在目前这场辩论结束之后要求以色列当局终止它在占领领土所进行的人口组成的改变和其他改变，停止它对巴勒斯坦居民所采取的镇压行动和其他迫害措施。

最后，我要说，罗马尼亚对那些旨在创造和维持适当的条件以便继续作出外交上的努力来在中东建立一个公正持久和平的建议表示支持。这些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使巴勒斯坦人民能行使其正当的民族权利，以便他们也能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

主席：南斯拉夫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在行使我的答辩权时，我只要作如下声明。令人十分放心的是，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迄今为止都不允许以色列寻找借口，把对它的侵略、占领、兼并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公正谴责以及希望它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和希望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申张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坚决要求说成是反闪米特人的。

用反闪米特人这种显而易见的手法来对维护宪章的行为和谴责不执行联合国的一切有关决议这些做法进行歪曲，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南斯拉夫代表无需回答关于反闪米特主义的指责。在我国解放战争期间南斯拉夫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死了一百七十万人；他们同犹太人站在一起，许多犹太人还同其他的南斯拉夫人并肩作战。

有人用这里的某些公众宣传媒介，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对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不结盟的国家所进行的攻击来一再攻击我的国家，对此我不感到惊讶。可是，没有人提到最近在纽约上演的一个关于安德里亚·阿托科维奇的非常客观的电视节目。阿托科维奇是一个被谴责为战犯的纳粹走狗，卖国贼；他是法西斯乌兹塔希组织的警察头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占领南斯拉夫期间，直接负责杀害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和许多其他南斯拉夫人；现在他却逍遥地住在西海岸。

不幸的是，从来没有半句话谈到这个卖国的法西斯流亡集团同犹太保卫联盟在反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活动中所进行的实际上的勾结。最近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筑物发生爆炸事件以及这里的南斯拉夫代表们受到骚扰就是这种活动的表现。

犹太保卫联盟寄给我国代表团的一份传单就是这类骚扰行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这份传单中写到：

“我们对所有骚扰你们的代表、外交官、妇女和小孩的人都拍手称赞。我们对所有打碎你们的窗户、毁坏你们的建筑物、损坏你们的财产和干扰你们的正常工作的人都拍手称好。”

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些人所知道的，这份传单的结尾有下列地址：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保卫联盟，国际处。我这里有这张传单。

我们不要那些许多年来持续地进行侵略、非法占领和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并完全抹煞基本的民族权利和人权的人来给我们上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课；他们的行径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反感，我说的“文明”是指真正的文明世界，即尊重联合国宪章并始终反对任何侵略的世界。

正如我们已经在安全理事会上说过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侵略是民主的，没有任何通过非法占领压制人民的权利的作法是民主的，也没有任何从一国的飞机上向平民、儿童和妇女如雨般投下炸弹的作法是民主的。侵略、占领和恐怖行为不因为有人说这是由某个所谓民主的国家所进行的而会更加令人接受，特别是当说这种话的人是犯罪者本人。南斯拉夫一向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压迫人民的行为，不论如何把这种行为加以乔装打扮，也不论如何为这种行为辩解。一句话，总之，没有任何手法，没有任何论战的花招，没有任何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企图，也没有任何以毫不相关和支节的问题为借口的行为能够使或者会使安理会、联合国和世界社会不再坚持为中东危机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种危机的持续存在已经给我们

带来了四次悲惨的战争；如果现在还不对它予以有效地处理，那么它将把我们带入第五次战争，可能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不是一个辩论团体，要在这里赢得辩论的分数或表现出色的辩论技巧。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给中东探求和平。为此目的，需要有两个基本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所有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伸张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两项要求是解决中东危机所不可缺少的。以色列必须停止阻挠上述这两项要求的实现。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和人民，包括以色列的安全与和平生存将会由于中东危机的解决而得到保证。

主席：苏联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联）：我很高兴赫佐格大使在这儿出现，虽然，也许他当时正在准备作新的反苏的长篇演说。他已经采用了以色列代表们惯用的伎俩。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就是只字不提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这个问题。

昨天，他在发言中谈到了《艾丽斯漫游仙境》，企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要我们望镜子里看，虽然这些东西是毫不相关的。今天，他企图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污辱所有批评以色列立场的国家。顺便地，我想附带指出一件事实，有一个代表团，即中国代表团，是以色列代表团没有作出回答的。然而我只不过提供一点事实吧了！

现在，讲到苏联方面，以色列代表希望苏联不要去理中东的局势。好家伙！这当然不是首创的或新鲜的想法。我要说，以色列的这个战略性阴谋是为了把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各国同它们的朋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开来，妄图把以色列的耻辱性条件强加在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身上。

如果有人愿意听以色列关于他们应该选择谁作朋友的劝告，那是他们的事。可是，苏联不强迫任何人同它作朋友。事实上，苏联对解决中东问题所持的公正的

原则立场是以色列兼并计划的主要障碍；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代表才那么大发雷霆地妄图诬蔑苏联。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赫佐格大使的发言的实质是企图表明他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而所有其他人是错误的。他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来，他已经成为故事里面的那个中尉，这个中尉在同他的团一起行军时以为只有他一个人的步伐走对了而其他整团人的步伐走错了。我过去只猜想以色列大概有无知的中尉，可是，赫佐格将军，我以前不知道以色列还有文盲的军官；我今天才发现这个事实。

主席：我们将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再次开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六时二十五分散会